



xifangzhexuejingdian
西方哲学经典

第三卷

Steven M. Cahm 编著

● 刘国明 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xifangzhexuejingdian

西方哲学经典

第三卷

Steven M. Cahm 编著

● 刘国明 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哲学经典. 第3卷 / (美) 卡恩 (Cahn, S. M.) 编;
刘国明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44 - 7924 - 2

I. ①西…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西方哲学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894 号

责任编辑: 刘毕林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 - 63180647 www. c - cbook. 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8 印张 497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中译本序言



《西方哲学经典》（第三版）英文原版书，是我2002年3月在美国从一家旧书店买的。当时（2001年11月-2002年5月）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参加河南省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培训。在此期间（2001年9月-2005年1月），我正攻读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亟需提高哲学素养。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尽管书上留有别人看过的痕迹，我仍然像宝贝一样用美元把她买了下来。

2005年1月，我拿到了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和毕业证书。为继续提高哲学素养，我开始精读这本英文版《西方哲学经典》。这本书收录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等16位西方顶尖级哲学家的28篇代表作，篇篇都是极品。为进一步学深学透，我开始把它译成中文。2009年底，全书译完，又打印出来逐字逐句修改一遍。这是一个十分艰苦也非常愉快的漫长学习过程。

开始翻译这本书时，并没有想到要出版。2007年春天，一位朋友知道我翻译《西方哲学经典》后，主动替我联系好一家出版社。当时完成的工作量，还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我把已有的译稿发给编辑，编辑提出先把其中的一篇作为丛书出版。这便有了2007年底光明日报出版社西风译丛《尼

科马亥伦理学》的出版。

朋友的主动介入，给我平添了巨大精神压力。此前的翻译，目的仅仅是学习，是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没有压力。出版社要出版，就增加了向出版社交稿的压力。文字浩繁的《西方哲学经典》，译成中文需要数年时间。译稿完成，时过境迁。尽管编辑已为此书付出劳动，出版社还是放弃了这本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书的出版。

我没有为此产生多余的不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社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天经地义。

2011年夏，另一位朋友的朋友偶然听说了这件事情。这位热心肠的新朋友，这位素昧平生的好人，主动联系出版社，寻找合作伙伴。这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郑州交通职业学院院长李顺兴。他看过部分书稿后，觉得有价值，认为对社会有益，对学生有用，决定作为该校辅助教材。这本没有经济效益的书，就这样在偶然之中走到读者面前了。但她能不能进入读者心中，要看她的造化了！哲学素养的提高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遭到金钱奴役的时候，有识之士伸一下援手，乃社会之大幸。

译 者

2012年6月21日于郑州



第三卷简介



《西方哲学经典》分为三卷，此为第三卷，由 3 位作家的 6 篇作品组成。它们是大卫·休姆的人类理解研究、关于自然宗教的谈话；以马内利·康德的对任何未来形而上学的序言、道德形而上学入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功利主义、论自由。

第一卷由 7 位作家的 16 篇作品组成。它们是柏拉图的门诺篇及介绍、欧绪弗罗篇、辩护词、克赖托篇、斐多篇、国家篇（节选）；亚里斯多德的范畴、物理学、伦理学；伊壁鸠鲁的致梅瑙凯的信、要义；爱比克泰德的手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安塞姆的姓名和地址；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总论。

第二卷由 6 位作家的 7 篇作品组成。它们是勒内·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巴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的论形而上学、单子论；约翰·洛克的关于人类理解的一篇论文（删节本）；乔治·贝克莱的希勒斯和斐洛诺斯之间的三次谈话。

西方哲学经典

(第三卷目录)

大卫·休姆

人类理解研究	4
关于自然宗教的谈话	101

以马内利·康德

对任何未来形而上学的序言	172
道德形而上学入门	256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功利主义	315
论自由	360

后记	439
----------	-----

大卫·休姆

大卫·休姆 1711 年出生于爱丁堡。他 15 岁的时候已经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他的教育，并且开始研究法律。三年之后，他相信自己在哲学上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就放弃了他的法律研究，把他的全部注意力贡献给了哲学。1739 年，休姆发表了他的《人性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印刷机上下来就死的”。该书的失败使休姆很失望，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得到读者的认可，他决定对论文进行改写，1748 年他出版了一个缩写本的论文。这后一本著作《人类理解研究》在这里重印。虽然《研究》比已经发表的《论文》更加成功，但也达不到休姆希望把他的思想广泛介绍给大众的目的。

休姆继续他的哲学论题的写作，1751 年出版了他的《道德原理研究》。他也写政治理论著作，也写英国历史著作；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名声主要建立在这些非哲学著作中。另外，休姆在不同时期接受雇用从事私人教师、图书馆长、外交官等工作。他是一个好交际和机智诙谐的人，他朋友众多，在 1776 年去世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悼念。《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是他死后出版的。

休姆写《人类理解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的理性力量进行调查研究。然而，从其第一页开始，这部著作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突破。迷信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休姆对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张要求很感兴趣，他在这一点上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为教条主义和偏见提供了补髓。

休姆重要的一个进攻武器是他在“想法关系”和“实际物质”之间的区别。在某些研究领域，我们通过从那个仅仅是给术语记录意义的第一原则的推理中得出的结论。算术和几何在这种类型的领域中是重要的例子，按照休姆的理论，我们科学得出我们定义的逻辑结论。然而，不是我们所有知识都建立在定义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发现的自然法则就不是从定义推理出来的，而是通过实验和观察得到的。休姆指出，我们不能从我们观察记录的报告中推理出这些法则。相反，我们接受它们

建立在比演绎更危险的一种推理的基础之上。在一个推理的证明中，前提真实才能保证结论真实。但是，正像休姆指出的那样，我们相信太阳每天升起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之上的；尽管在我们的生活中太阳每天升起是真实的，但是，那样的证明不能保证太阳将永远升起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休姆为我们讲述了我们如何能够合理地接受全部自然过程陈述的问题。关于那些据称是掌握整个宇宙真理的原则，从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中，概括地说，什么对我们证明是有理的？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休姆提供了一个简单并且有效的观点。我们不能为遵守宇宙秩序发现任何一个优先的保证，这样我们便不能提供一个优先的推理说这些秩序是可信赖的。也不要忍受循环辩论的痛苦，我们可以对过去的经验支持自然是有规则的这个想法进行裁决，因为这样的裁决在这里的问题中依靠的是严格细致清晰准确的推理模式。

休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声称没有理性的理由给我们通常的无演绎推理。我们这些推理是通过习惯行为，或者，休姆说的习惯进行的。当我们进行原因判断的时候，一个类似的行为在起作用。休姆认为，判断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有一个复杂的逻辑结构。他们主张，前一个事件，我们称它为原因，我们发现一个类型常常随着这类事件的影响而产生，并且那个习惯决定我们去盼望有规律的事件继续发生。而后，休姆对人类自由问题的原因提供了这样一个分析。他主张，一旦我们对原因中包含的是什么有了一个清楚的理解，一旦我们知道通过人类自由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在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命题和有时候人类的行为是自由的这个主张之间没有什么不一致的。

《研究》的最后一部分是与宗教哲学有关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得到了更加彻底的解决。休姆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宗教争论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关于自然和上帝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从演绎推理中得出结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论据必须是没有演绎推理的。这样，我们的推理将建立在习惯作用的基础上。然而，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直接经验，习惯在这里是不能起作用的，因为我们的推理没有基础，所以，争论或者讨论没有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休姆活着的时候他的著作常常被忽视或者误解，但是，他在哲学方向和同时代人哲学争论中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休姆的全部哲学进行彻底研究的一部著作是诺曼·肯普—史密斯的《大卫·休姆的哲学》（1941 出版；1964 年重印，伦敦：麦克米伦）。关于休姆哲学各个方面的有启迪作用的某些论文包括在 V. G. 查普尔编辑的《休姆：批评论文集》（花园城：双日，1966）。关于休姆无演绎推理和从休姆到目前发展问题的有趣评论在韦斯利·C·萨蒙的《科学推理的基础》（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6）和布赖恩·斯克姆斯的《机会和选择：归纳逻辑介绍》（加利福尼亚贝尔蒙特：迪肯森，1966）中可以找

到。乔纳森·贝内特在他的《洛克、贝克莱、休姆：中心题目》（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1）的最后4章中对休姆的问题和结论进行了杰出处理。巴利·斯特劳德的《休姆》（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1978）对休姆的认识论提供了一个系统、条理和启蒙的讨论。

P. S. K.

人类理解研究

第一部分 哲学种类的不同

道德哲学,^① 或者人类本性的科学, 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各自都有其特殊的价值, 并且可以为娱乐、指导和改造人类作出贡献。一个认为人主要是为了行为而生的; 依靠的是体验和情感在他的标准内产生的影响; 按照拥有这些客体显示出来的价值, 按照对他们自己对自己表现出来的启发, 去追求一个而避开另一个客体。作为高尚的道德, 所有的客体, 都承认是最有价值的, 这一种类的哲学家们给她涂抹了最和蔼可亲、友善可爱的色彩, 借助诗人和雄辩家的所有帮助, 用一个简单明白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主题, 并且这样最适合加入感情和愉悦想象。他们从大众生活中选取最令人吃惊的事例和评论; 把相对的特点置于一个合适的对比位置; 通过光荣和幸福的希望, 把我们诱入高尚道德的小径, 通过最正确的告诫和最生动的事例, 指导我们在这些小径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他们使我们感觉到道德和邪恶之间的不同; 他们刺激和调整我们的情绪。所以, 他们可以使我们的心的心倾倒于真诚的爱和真正的荣誉, 他们

^① 这个文本是一个现代化的版本, 由艾利克·斯坦伯格根据 1777 年原始版本编辑而成。

休姆在他的著作中使用“道德”这个术语有三种不同的意思。在目前的这个事例中, “道德哲学”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要表达的意思, 仅仅是对我们责任义务的研究, 行为举止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以及伦理观念的含义, 但是相反, 却包含了与人类天性有关系的所有这些主题——政治、历史和伦理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 道德哲学是与自然哲学或者物理科学相对的概念。加上上面解释的第二个同时代的意思, 休姆经常使用“道德”去表示“建立在经验或者事实的基础上”的意思, 因此把“道德”与“证实的”或者“直观的”相对照。最后一个意思的例子见 799、838 和 865 页。—E. S.

的所有劳动都获得了丰硕成果。

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家思考的是用道理来启发人而不顾那个积极活跃的存在，他们在形成他的理解上做的努力比在培养他的行为上做的努力更多。他们把人类本性作为一个思索的主题；为了找到这些原则，哪一个在管理我们的理解，刺激我们的感情，使我们赞成或者谴责任何特殊的目的、行为或者态度，对它进行仔细的检验。他们认为它是对所有文献的一个批评，然而，哲学不应该是固定的，道德、推理、批评的基础在争论之外；在没有能力决定这些区别存在的根源之前，真理和谎言、邪恶与美德、优美和畸形应该永远是谈论的主题。他们试图进行这一艰巨工作的时候，没有困难能够妨碍他们；但是，在从特殊事例到一般原则的进程中，他们把对原则的询问向更加一般推进，他们找到这些原则的根源之前是不会满意地停下来休息的，通过它，在每一门科学中，人类所有的求知欲都必须都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的思索好像是抽象的，甚至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理解的，他们的目的是得到博学 and 聪明人的承认、称赞；如果他们能够发现某些潜藏着的真理，能够对指导子孙后代作出贡献，他们认为自己整个一生的劳动都得到了充分补偿。

这一点是肯定的，简单明白的哲学一般总是和人类的大多数在一起，多数人对它的偏爱高于精确深奥的哲学；多数人愿意推荐的，不仅仅是更加一致的，而且是比另一个更加有用的。它更多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铸造心灵和感情；并且，通过接触这些原则，来激励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离它描写的完美无缺的典型越来越近。相反，深奥难懂的哲学，建立在头脑转变的基础之上，它不能进入事务和行为，当哲学家摆脱遮蔽进入开放的白天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它的原则也不容易对我们的行为举止留下任何影响。我们心灵的感觉，我们激情的煽动，我们感情的激烈，驱散了它所有的结论，把深奥的哲学家缩减成了一个纯净的平民。

这一点也一定是公认的，最持久也是最应有的名誉，已经被简单哲学获得了，抽象的推论者们，迄今为止好像只能从他们自己时代的反复无常或者无知中享受一个短暂的声誉，但是还不能够用更加公平的子孙后代来支持他们的声誉。对于一个深奥的哲学家来说，在他精细敏锐的推理中犯个错误是很容易的；一个错误产生另一个错误，当他推进他的结论的时候，依靠它不平常的表现，或者与大众意见的矛盾，不会因为拥护任何结论而受到妨碍。但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目标仅仅是一更美好和更丰富的色彩代表人类的共同感觉，如果他因为事故陷入错误，他会不再前进；但是，更新他对共同感觉和头脑的自然情感的吸引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放弃任何危险的幻想，保证他自己的安全。目前，西塞罗^①的名声大振；但是亚里斯多德已经完全衰败了。拉

① 见霍布斯的《利维坦》n. 11。

布鲁约尔^①漂洋过海了，但他的名誉仍然保留着：但是马勒伯朗士^②被限定在他自己的国家和他自己的时代。当洛克已经完全被忘记的时候，阅读艾迪生^③仍然是愉快的。

纯粹的哲学家是一个特征，它是共同的，但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接受性是小的，作为假设的存在，对社会娱乐的便利没有任何贡献，在他远离人类交往生活的时候，从他们的理解中建立起来的原则和概念与人类社会的距离同样是远离的。从另一方面说，纯粹的无知仍然是更加讨厌的；在科学繁荣的地方，除了那些高贵的招待会完全缺少所有美味之外，不是任何事物都是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吝啬天才人物的更肯定预兆。最完美无缺的特性假设存在于这些极端中间；保留一个同等的能力和为账册、公司和商业而体验品尝；保持在谈话中的认识力和从纯文学中产生的敏感性；在商业中，正直、诚实、廉洁、准确、精密是公正哲学自然产生的一个结果。为了培养和传播如此有修养的优雅性格，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构成这个简单风格和方式更有用的，它对生活的要求不太多，不要求对领悟的深度运用或者逃避，把学生送回到充满高尚情感和睿智箴言的人类中间，对人类生活的每一种迫切需要都是适用的。通过这样的素质所表达的意思是，美德是可亲的，科学是可爱的，交往是有益的，引退是有趣的。

人是一种明智的、通情达理的存在；这样的人，从科学中获得他适当的食物和营养；但是，人类的理解范围如此地狭窄，在这样一个特殊中，不是从范围上，就是从他的学识保证上，希望能得到的满足很小。人是一种融洽的、交际的存在，这种存在一点不比明智的、通情达理的存在少；但是二者都不能使他总是享受交往的愉快和喜悦，或者为它们保持适当的爱好。人也是一种活跃的存在；从这种性情出发，也从人类生活各种各样的需要出发，必须服从事业或者职业的需要；但是，头脑需要某些休息娱乐，不能总是支持它专心致志地关注和孜孜不倦地研究问题。那么，它好像是，自然已经给指出了最适合的混合型生活，并且秘密提醒他们对哪一个都不能偏见太多，以使其他职业和娱乐不能控制他们。为了科学放纵你的激情，她说的是，让你的科学成为人类，这样对行为和社会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参考。深奥的思想和极深的研究对我是禁止的，并且会受到严厉惩罚，它使你进入冥思苦想的忧伤，它使你陷入无穷无尽的不确定，它使你的发现在交流的时候遭到冷遇。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

① 琼·迪·拉·布鲁约尔（1645—1696），一个以短篇和格言为特征的法国作家，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

② 见贝克莱的《三篇对话》，n. 3。

③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0）是一个英国诗人、散文作家和评论家。

在你的全部哲学中仍然是一个人。^①

更喜欢简明的哲学是人类的一般原则，对于抽象和深奥的哲学也不会给予任何侮辱或者鄙视，遵从这个一般的观点，允许每一个人喜欢而不反对他自己的口味和意见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事情经常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即便对于绝对拒绝所有深奥的推理，或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学，我们现在也应该进行思考，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什么能够成为有充分道理的答辞。

我们可以从观察开始，一个相当大的优势，从这个精确和抽象的哲学得出的结果，是，其对简单和人道的贡献；它，离开了前者，在其感情、箴言、或者推理上永远不能达到一个充分精确的程度。所有的纯文学，除了是人们在各种情况下的人生态度图画之外什么都不是；根据他们置于我们面前的这个客体的性质，用不同的感情，通过赞扬或者谴责、羡慕或者鄙视来感动我们。一个艺术家，他必须具备事业成功的更好的条件，他，除了灵敏微妙的体验能力和迅速敏捷的理解能力之外，还得对人的内部结构具有精确的知识，通晓激情作用、理解行为、在感情上辨别各个方面的美德和邪恶的原理。不管这一内部研究或者调查会出现什么样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必需的东西，有了它们，他才能成功地描写人类生活明显的外部现象和方式。对于解剖学家来说，描述眼睛是最讨厌和不合意的课题；但是，他的科学对于画家描绘维纳斯或者海伦的眼睛是很有用的。在后者用他最丰富的艺术色彩给他画的人物最优雅的迷人形象时，他仍然必须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人体的内部结构上，肌肉的位置，骨头的结构，每一个部分或者器官的形状和用途都要考虑周全。在每一个事例中，精密准确对美都是有益的，对微妙灵敏的推理是正确的。我们通过贬低另一个来赞扬这一个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我们可以观察，在每一门艺术或者职业中，甚至是那些与生命或者行为关系最密切的，那个精密准确的精神，无论是如何获得的，它们所有的更接近完美无缺，它们的描述就更加利于社会利益。虽然一个哲学家生活中与日常事务比较遥远，但是哲学精神，如果通过若干精心培养，一定会逐渐把自身传播到整个社会，赋予每一门艺术和职业同样的正确性。在对权力的再分和平衡中，对政治家的要求是更有远见和聪明敏捷；对律师的要求是在他的推理中有更多的方法和更好的原则；对一般人的要

① 前面的两句话，作为休姆对《人性论》第一卷的总结，与他本人是有关的。“但是，在我进入哲学这个极大的深渊之前，它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发现我自己倾向于在我目前的位置上停留一会儿，仔细考虑一下我要进行的这次航行……我首先恐惧和困惑的是在我的哲学中我被孤零零地置于一片荒野，并且幻想我自己是某种粗野的怪物，他没有能力在社会上交往和团结，已经被排除在所有的人类交往之外，完全被遗弃，彻底地绝望……我已经毫无遮蔽地把自己暴露给了所有形而上学家、伦理学家和数学家、甚至神学家，成了他们仇恨的对象；我感到惊奇，我必须忍受这些贬低侮辱伤害。我已经宣布我不承认他们的体系；如果他们表达对我和我的人的仇恨，我是吃惊的。”这本书遭到冷遇，休姆个人精神上的痛苦挣扎没有减轻。

求是在他的控制中有更多的调和性，在他的计划和行为中有更多的小心谨慎。现代政府的稳定性在古代政府之上，现代哲学的正确性已经得到提高，通过类似的渐进变化，可能仍然会进一步提高。

从这些研究中收获不到什么利益，超出了天真无邪求知欲的满足，作为给人类增加的这些安全不多也没有什么伤害的愉快存在，也不应该被轻视和讨厌。最甜蜜和最无害的生活小路通向科学和知识的康庄大道；任何人在这条道路上去掉任何障碍物，或者开辟了任何新的勘察领域，都应该作为人类的一个恩人受到尊敬。虽然这些研究会使头脑和身体出现某种程度的痛苦和疲劳，赋予精力和健康的身体，从要求严格的训练中可以获得愉快，对于普通人来说，会显得艰难和劳累。难以理解、朦胧阴暗的事物对于头脑和眼睛来说确实是痛苦的；但是，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给难以理解、朦胧阴暗带来光明，都是值得高兴和庆祝的。

这种难以理解、朦胧阴暗在深奥和抽象的哲学中，与其相对的不仅仅是痛苦和疲劳，还有难以避免的错误和不稳定性的根源。这里确实藏着一个最正确和最貌似可信的反对意见来反对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作为一个科学是适当的；但是，要么是从人类毫无结果的努力中产生空虚，进入这个完全不能理解的主题，要么是对一般行业的迷信，不能在公平的基础上保护他们自己，产生这些纠缠在一起的让人困惑的荆棘，来掩盖和保护他们的弱点。在空旷的原野追逐，这些强盗会飞奔到森林之中，它们藏在那里等待着去突破头脑中没有设防的每一条大街，用宗教的恐惧和偏见来征服它们。如果他稍有懈怠，就会被强壮的敌手压倒。还有很多人，因为胆小和愚蠢，把大门向敌人打开，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作为他们合法的最高统治者来服从和尊敬。

但是，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哲学家应该停止这样的研究，让迷信仍然留在她的避难所里？得出相反的结论，认识到在敌人休息的时候进行一场最秘密的战争必要性是不合适的吗？我们的希望是徒劳的，那些人，经过时常发生的沮丧和失望，最后纵情于如此优美的科学之中，并且发现对人类道理的证明是适当的。因为，此外，很多人发现，在不断回忆这样的话题中也有一种合情合理的兴趣；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说，愚昧的绝望动机永远不能合理地置于科学之中；因为无论以前的努力已被证明是如何地不成功，仍然存在孜孜不倦专题研究和交好运的希望空间，或者通过一代代连续不断的聪明的改进，会发现以前时代不知道的没有发现的东西。每一个冒险的天才人物都会在奋斗的奖品前跳跃，发现自己受到鼓舞兴奋不已，在他希望获得荣誉的时候，乐于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不会因前辈们的失败而失去自信的。惟一的方法是自由学习，从这些深奥的问题中，立即进入人类理解本质的严肃认真研究，并且从对其力量和能力的一个精确分析中表明，它没有办法适应这个遥远、深奥难解的学科。

为了今后生活永远的安逸，我们必须屈服这一疲劳；^① 为了毁灭虚假和堕落，我们必须从某种程度上培养真正的形而上学。懒惰，它，对某些人来说，为反对这一使人误解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安全保护，与其他的相比，是比求知欲更重要的；还有绝望，它，在某些时候，是盛行的，在乐观的希望和期待之后会给一个地方。精确和正确的推理，是惟一包治百病的良药，适于所有人和所有倾向；它，与大众的迷信混合在一起，以一个不可测知的方式把它描述给粗心大意的辩论者，给它这个科学和智慧的空气，它能够颠覆推翻深奥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专用术语。

除了否定这一便利之外，在从容不迫的研究之后，最不肯定和不一致的知识部分，有许多实在的优势，它是对人类自然力量和能力进行的精确详细检验得出的结果。关于头脑的运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虽然它对我们的表现是最亲密的，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它成为我们思考的客体，它们显得都是最朦胧最难以理解的；眼睛也不能无困难地发现认识和辨别它们的这些界线和范围。这些客体太好，不能长时间处在相同的方面或者位置；必须是通过从自然中获得的一种优秀的洞察力立即理解，并通过习惯和思考来得到改进和提高。因此，它成了没有不重要的科学部分，当头脑对客体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时候，仅知道它们的状态，就知道头脑的不同活动，把它们彼此分开，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分类，纠正所有无序的表现。这一排序和区别的工作，是没有功过的，当完成与外部物体有关工作的时候，我们感觉的客体，是从其重要性中出现的，当直接对头脑活动进行指导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劳动是成比例的。如果我们不能比这一精神地理书向前走得更远，或者不能对头脑的部分和力量区别描述得更清，它的满足就只能走到这一步；^② 在所有对知识和哲学的妄求者中，这一科学表现得越明白（它是决不会明白的）就越没有价值，它受到的尊重依然必须是无知的。

也不能保留任何的怀疑，这一科学是不确定的和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应该以这样一个怀疑主义完全摧毁所有沉思甚至行动作为娱乐。它是不能怀疑的，头脑被赋予若干力量和能力，这些力量彼此是不同的，真正不同的东西是通过思考辨别直接得到的感觉；结果是，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主张中都有一个真理和一个谎言，这个真理和谎言的位置，不会超越人类理解的范围。在意志和理解之间，在想象和激情之间，在

① 前面的两句话，几乎是对约翰·洛克《关于理解的一篇论文》（1690）介绍评论的一个意译：“如果通过对理解本质的深入研究，我能够发现其中的力量；不管它们在多远的地方，不管它们在什么事情中占多大的比例，不管它们在哪里使我们失败，我假设通过人脑专心致志孜孜不倦思考的成功运用，对事物更加小心谨慎的干涉会超越其理解；当它在智能范围的最高限度停下来，以对这些事情毫无知觉的状态安静地坐下来，通过检查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达到的限度。”

② 休姆在对《人性论》的介绍中有更加乐观主义的话：“因此，在试图解释这些人性原则的努力中，我们实际上是在提出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建立在一个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之上，他们只要有了它，就能够得到任何安全保证。”关于这一研究的更令人信服的例证和其更现代化的声明，见脚注 11。

诸如此类的东西之间，人类理解的每一个创造在此之间都会有许多这类明显的不同；虽然更好和更有哲理的不同理解起来有更多的困难，它们也不缺少真实和肯定。某些事例例证，特别是后面这些研究中的成功事例，^① 关于知识的这个分支，会给我们一个肯定和稳固的更合理的概念。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行星体系，并调整这些遥远物体位置和秩序的哲学家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我们对他是尊敬的；他以这么大的成功，记述描绘头脑的这些部分，在我们忽视这些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如此亲密地关注它吗？

但是，我们不能希望，那个哲学，如果小心谨慎地培养，通过公众关注的鼓励，使其研究继续向前走得更远，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神秘的源泉和原则，人类头脑是通过它的刺激开始活动和运转的吗？天文学家从现象证明天体正确的运动、秩序和光度使他们自己长时间的满意：直到最后出现一个哲学家，^② 他好像是，从最幸福的推理，通过控制和指导星体革命，也决定这个规则和力量。关于自然的其他部分，也同样得以完成。在我们关于精神力量和结构的研究中，如果以同等的能力和注意力来从事，没有理由对取得同等的成功丧失信心。头脑的一个行动和原则依靠另一个，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还可能融入一个更加一般和普遍的原则之中：不管这种研究可能进行多远，在小心谨慎的试验和精确的决定^③之前甚至之后，它对我们都会是困难的。甚至那些最漫不经心从哲理角度解释的人每一天都在进行这一类尝试这一点是肯定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比用全部精力投入事业是更需要的；那样，如果它处于人类理解的范围内，最后一定能幸福实现的；然而，如果它不在这个范围内，它会被某种自信和安全拒绝的。这最后一个结论，当然，不是称心如意的；太轻率地相信也是不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必须从这类哲学的价值和优点中减少多少呢？迄今为止，伦理学家已经习惯的是，当他们思考那些刺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赞赏或者讨厌的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行为，研究某些共同的原则的时候，依靠的是各种各样的感情。虽然为了某个一般的原则通过他们的激情有时候把这个问题扯得太远，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他们在寻找某些一般原则中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进入它之中，所有的邪恶和美德都会得到公正地解决。同样的事情在评论家、逻辑学家，甚至政治家的努力中都出现过：他们的尝试也不是完全不成功的；使这些科学接近它们的完美无缺，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更为精确、更加热情的应用，曾经尝试利用人类天然的命令和

① 在《人性论》的介绍中，休姆引用约翰·洛克（1632—1704）、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约瑟·巴特勒（1692—1752）、弗朗西斯·哈奇森（1694—1746）、贝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洛德·沙夫茨伯里（1671—1713），在这些人中，他们“开始把人的科学放到了一个新的地位。”

② 艾萨克·牛顿先生（1642—1721）。

③ 《人性论》介绍，“……我们必须努力把我们的原则进行尽可能普遍的描述，通过对我们的实验进行最彻底的追踪，从最简单和最少的原因中对所有结果进行解释……在这一类实验那里是明晰地选择和比较，我们会希望在它们之上建立一门科学，它在肯定性上不会是较低的，在实用性上比人类任何其他理解都要优越得多。”